

東國通鑑 四十一

漢書門			
二	三	三	八
類	號	函	架
五	七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五	冊
二	三	三	八
類	號	函	架
五	七	冊	
三	八	五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42)
函號	285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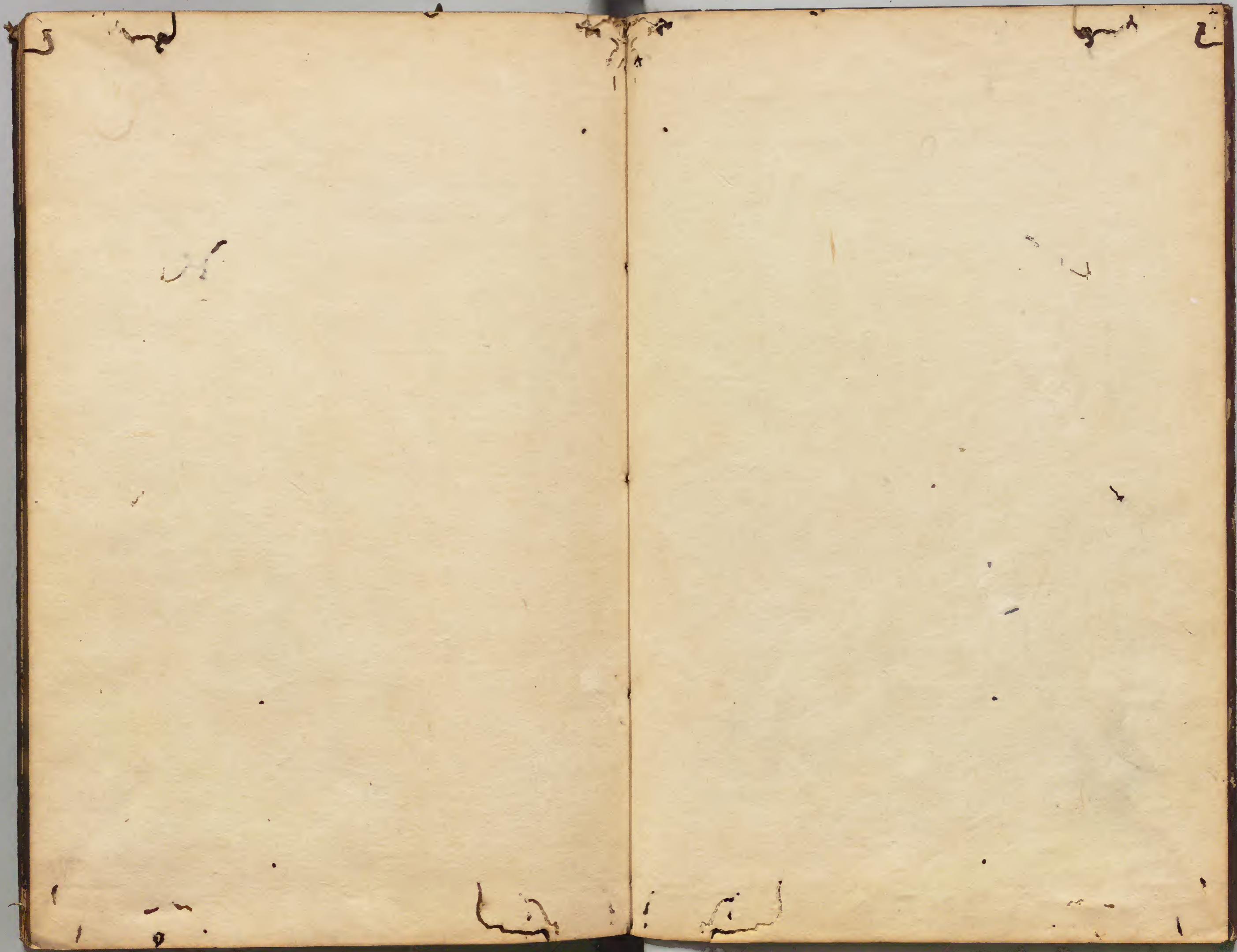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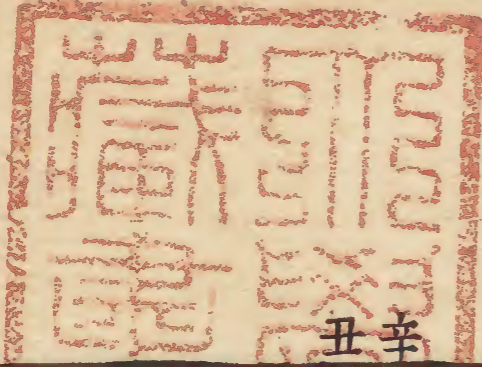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一

高麗紀

忠烈王五

二十七年

元大德五年

春正月王率百官幸妙蓮

寺為皇帝祝釐諸路行者皆以正月朔望行

香祝釐蓋元禮也○二月遣瑞興侯璵入侍

于元○三月元以行者平章闊里吉思不能

和輯人民罷之於是吉思等率官屬還時中

即將朴洪以通事為吉思腹心借威市息多

受賄賂至是隨吉思如元謀變國俗不遂而

淺草文庫

歸○夏四月僉議參理金賸李賸性純厚無
華奉公以正○元遣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
書王泰亨來詔日向以爾國自作不靖遣平
章政事闊里吉思等權令與王共事以鎮迤
之非欲久任於彼今悉命赴朝然闊里吉思
等來言爾國越禮濫罰官冗民弊故命中書
省移文曉之來表乞不變更祖宗舊法朕惟
先朝以本國官彌與朝廷不殊已嘗改正王
於是時即當以類推之事如害義改亦何難
王其勉思累朝覆育之恩以宗國生靈為念

高麗忠烈王

威福子奪當自巳出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
安者其審圖之緊爾羣僚悉心奉正各修乃
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容朕必
不貸中書省移文曰王近表奏增置有官百
姓不安及乞不改祖風等事已有頒降詔書
其奴婢一事則以本國舊俗為辭此猶可說
至知王國而用天子之禮凡大會山呼萬歲
有此僭越又本國刑罰不中因人評告不問
證佐止憑元告三問不招無問輕重流配海
島遇赦不還刑獄枉濫覩此一事餘皆可察

見又本國王京裏外諸司衙門州縣摠二百五十八處設官大小四千三百五十五員剋削於民甚爲冗濫加之賦役頻併少有不前綁縛凌虐忍痛御究無可伸理城郭州縣虛有其名民少官多管民官按廉官半年一次交代令本處百姓自備牛馬路費等物迎送新舊官道路如織防農害物民甚苦之又元立站赤每處二四五十戶近年不問公私有無文憑皆乘駟馬若王近侍者差出即起一二三十匹餘驗高下各有等差兼所管官司百色

高麗忠烈王

科擾因此逃散二存其一闕數不補又本國歷數十年未嘗加於賦役比之其他優恤甚重近因權臣所行不法百姓因弊其餘事理難以縷陳○王與塔察兒王泰亨等鞫宋玠于行有承帝命也○五月左丞耶律希逸還希逸楚材之後○併有内外官其官名有同上國者悉改之又以芝黃代赭袍紅傘代黃傘除蹈舞敬言蹕之禮○王復與塔察兒等鞫宋玠事張漢烈伏其誣○遣知都僉議司事閔萱如元請改嫁寶塔實伶公主及罷耽羅

東鑑四十一
三
揔管府隸本國置萬戶府又言本國亂民忽
刺互等憑恃上國威靈奪入土由人民其衆
請深本主以伸冤枉改嫁表置不敢進而還
○秋七月丙子幸壽康宮宰樞忽赤內房庫
內僚輪日享王後以爲常○命韓希愈崔有
滄宋和金台鉉金延壽吳邦宋邦英等議利
國便民之事以聞○替成事致仕任胡衣李胡
以科第進博聞強記凡典故之闕名數之差
有疑而質之者胡辨之如響音應○遣客直副
使金台鉉如元賀聖節台鉉至上都適帝幸

高麗忠烈王

朔方中書省奉勅諸路使臣一切停住台鉉
獨曰下國自事天以來歲時朝賀未嘗有闕
今若停住不進恐得罪遂許之北達行在帝
嘉其忠懇特賜御食以寵之○八月以金貂
爲忠清道按廉使先是慶尚道按廉使朱印
遠貢二十升黃麻布王令左右爭取以爲戲
宰相言於王曰印遠重斂於民諂事左右又
惡聞鳥鵲聲常令人嚇以月失一聞其聲即
徵銀瓶民甚苦之宜罷其職王欲以貂代之
宰相曰貂魯爲龍山別監侵漁百姓及爲安

東判官坐賊流于海島今若以貂代印遠是以暴易暴甚不可也又令外方貢二十升黃麻布女工之難紡績尤甚况村野之婦安能細織必將來諸京城價重難買民必不堪且帝諭曰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亟令罷此王納之既而以貂為按廉使印遠仍舊竟不罷細布之貢時有一內僚從容自王曰聞諸道路宰臣朱悅無子天道無知豈不信然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悅清直絕倫印遠貪邪無比故曰無子王大笑○戊寅

高麗忠烈王

彗見于北斗壬午亦如之○僉議替成事致仕崔守璜亦守璜性正直勤儉家貧不能衣食恬不為意初以國學學諭兼都兵馬錄事一日以公事歷論諸相家署案有一相不冠與客坐守璜抱案而進既又退跪其相屢使之前守璜若進而不進者良久其相乃悟起入冠而出其執禮不諂如此○王欲遷官諸嬖幸進言曰前月野鹿入城今又彗見宜舍郊穰灾凡王之出遊嬖幸益橫恣託避灾異勸王留連如此○乙未彗見于上台○元中

書者移文云大將軍金天錫茲詐凶回離間
王父子宜放歸鄉里○九月以慶尚道按廉
朱印遠兼其道勸農使宰樞上言印遠侵虐
百姓不可復任王命左承旨趙簡宦官柳允
珪往都堂與印遠證詰宦者李信嘗往慶尚
具知印遠貪汚以聞故王亦令信往質之信
曰吾之行也印遠待之甚厚感息則有之然
供億之費皆民膏血也又吾歸自皆骨山見
民扶老携幼往東界者絡繹於道問其故皆
曰避朱按廉暴虐也允珪又列印遠所賂豹

高麗忠烈王

皮等物於前曰此亦君之所橫斂也印遠俛
首不能對○冬十月乙酉王如元次銀川帝
有詔勿朝遂幸海州○十一月庚子王至自
海州○庚申王獵于南京○十二月壬午王
至自南京

寅壬

二十八年

元大德
六年

春二月遣贊成事柳庇如

元吊晉主喪○僉議中替致仕薛公倫衣衣公
儉性廉謹好禮朝官六品以上有父母喪雖
素不知者必素服往弔有造謁者無嘗賤倒
屣出迎嘗卧疾蔡洪哲入卧內診視布被莞

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而望公所
謂壤虫之與黃鶴後配享王廟○二月中贊
致仕廉承益棄官為僧承益酷信浮屠法剃
髮披袈裟置炭火掌上焚香念佛顏色不變
時人謂承益不足責名器可惜○夏六月同
知密直司事元卿衣下卿性豪奢好射御不喜
文儒幼習蒙語屢從王及公主入元世祖常
呼之曰納麟哈刺以其應對詳敏舉止便捷
故月納麟以其髯髻美且黑故曰哈刺○命
趙簡卹倍方于宣薛超等試國學博士能通

高麗忠烈王

六經者遷秩從金元樣之儀也試者纔通
二經故皆不得叙○冬十一月秦良弼還自
元帝命王親朝賀正○十二月庚申朔王如
元命齊安公叔權署征東省事○遼陽有奏
帝請併征東遼陽為一省移司東京王上表
以征東立者本為鎮遏倭寇今自東京至我
開京二千五百餘里自開京至合浦二千四
百餘里若以征東省移置東京則合浦海外
如有告急往返數千餘里必不能相及請仍
舊制以鎮東方

卯癸

二十九年

元大德七年

春正月王在元○二月僉

議中贊致仕韓康卒康嘗為金州防禦副使
金之田賦常不滿額守多坐罷康至理屯田
之廢者得米穀二千餘碩吏輯民安然性佞
佛王嘗問享國長久之道悉以浮圖之言對
○夏五月丁未王至自元○六月都僉議贊
成事致仕金富久卒富久起自本伍質樸
華稟性公正嘗從王入元雖值險難執節不
移世祖知其名授征東省官王賜鐵券○罷
興安都護府副使金瑞芝王之辛姬鳳池蓮

高麗忠烈王

者本府妓也邑吏裴度嘗有憾於瑞芝之託鳳
池蓮訴王王遂罷之籍其家○王謂左右曰
人臣之節漸不如舊昔李混尹瑋王鈐選寡
人欲以混弟子和為行首混辭曰殿下不以
臣為不肖待罪鈐曹而臣之弟為行首則人
謂臣何又以瑋之子安庇為權務瑋亦曰臣
之子年少臣又掌鈐選不敢受命皆固辭再
三今之主鈐選者先以羨官授親戚不令寡
人知之况敢辭乎此所以廉恥日喪世道日
降也○秋七月賜朴理等三十三人及弟丙

科第十人許冠珙之子宋玠之婿國制六品
以上不許赴試雖拜六品不謝則聽赴舉冠
拜郎將四年不謝玠曰宦途多門何必登第
冠曰先人遺子紙使之赴試予雖屢舉不中
而紙尚在何敢欲速進而廢父命耶王素聞
其名名至簾前特賜犀帶○元遣斷事官帖
木兒不花翰林李學士等來命崔有滄韓希
愈柳庇執石胄及其子天楠天卿天琪赴京
又諸司官吏有申稟國主公事須先與洪子
藩商量不得徑行國主亦須聽從子藩之言

高麗忠烈王

帖木兒不花遺其价于安南府執金世等四
人先是世告中書省曰石胄之黨慮前王害
已謀奉國主將竄海島密令濟州等處造船
畜糧今欲使胄世對辦故執之○初吳郁以
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
畏懼莫有言者前護軍元冲甲等五十人欲
告使臣告于王王止之既出又使護軍曹頤
諭之冲甲等不從遂以書告帖木兒不花等
曰太德五年四月帝遣塔察兒王泰亨諭王
曰威福與奪當自出凡事體有未便民情

有未安者其審圖之又戒臣僚曰悉心奉正
各守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
容朕必不貸臣僚等祇承聖訓日夜兢兢猶
恐不逮今有臣吳邠者實為元惡無才無功
徒以姦諂得進以嘗得罪前主窺免患後日
夜讒構離間我王父子自以為樹立大功竊
弄威福援引昆弟並參機密數年之間皆至
將相凡本國臣僚無問尊卑小有嫌隙輒陷
以罪無辜罷黜者遍於一國至於各道按廉
守令以一二已愛憎進退予奪皆棄聖訓罪不

高麗忠烈王

容誅今有聖旨亦不疑懼謀欲沮之天使還
朝之後必有異圖伏望廣咨國人制于未亂
帖木兒不花等得其書言於王曰冲甲所言
雖非吾等所斷亦不可不問宜將冲甲與邠
赴京對辨尹萬庇鄭倍金禧尹諧吳永在李
舟李僕宜宗桂高延洪承緒等又以書告使
臣洪子藩金瑋閔萱閔清鄭瑋權永金台鉉
高世金文行李混元璉許評申珩金延壽趙
文簡金元样朴光廷尹吉孫吳玄良金由祉
等又極言邠罪惡子藩又言日出納王命內

則有中貴二四人謂之辭外則有近臣四人
謂之承宣非此雖宰相不敢與焉邠今已拜
相猶且出入王宮與承宣無異所陳所告皆
為邪謀使臣默然○八月遣右中贊韓希愈
前贊成事崔有滄以石胄及其三子如元○
致仕宰相蔡仁揆等二十八人及前密直副
使萬戶金深等軍官一百五十人又誦使臣
請罪吳邠王名版圖判書致仕崔諷曰聞邠
等亦將訴吳邠于使臣有諸姑徐之諷不從
乃與邠全之等三十七人又誦使臣請罪吳

高麗忠烈王

邠皆不聽○帖木兒不花李學士選贊成事
柳庇偕行安珣等餞于郊李學士詠一句曰
白酒紅人面囁珣和之珣遲留李自和之曰
黃金黑吏心蓋諷帖木兒不花受邠賂緩其
罪也○洪子藩元冲甲與諸宰相率二軍圍
王宮執吳邠送于元先是王聽邠譖命同知
密直司事金台鉉承旨宋璘行省左右司官
等捕知申事金元祥不獲萬戶金深率二軍
誦闕請宿衛禦亂王不允王亦知邠斂怨於
衆傳旨日當復金深及軍官等職子藩疑邠

害已防備甚嚴，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與
宰樞及深率二軍將士及冲甲等圍王宮，請
出。祁王不許，請至。再三，王不得已，將出之。祁
勢方窘，但叩頭請留護軍吳賢良直入王所，執
祁以出。王使內人傳旨，請留祁。諸宰相持疑
子藩厲聲曰：「上既許之，何疑之有？」趣護軍崔
淑千押祁送于元初。子藩議圍王宮，參理鄭
瑄不可，曰：「退一姦臣，不過一武夫力耳，何至
用兵？子藩不聽。後聞上國以為言，乃悔之。」

臣等按

吳祁信有罪矣，王不斷之，以義右

高麗忠烈王

之亦甚。子藩論列罪惡，反復陳請，庶可回
王之惑矣。遂率二軍以圍王宮，雖欲免脅
君之罪，得乎？

九月內僚金儒告護軍朴圭郎將吳仁贊出
使于外，潛備船艦資糧，必有異謀。王命宰樞
鞫之。宰樞鞫圭及仁贊謀亂之狀，以聞。王大
怒，手裂其疏，既而悔之。○以洪子藩為僉議
左中贊，復尚左也。○庚午，王如元蓋，欲沮前
王還國。又請欲以公主改嫁瑞興侯璵，人以
為惑於承旨宋璘之謀也。王至西京，帝不許。

入朝乃還

臣等按 古人有言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
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忠宣公主之琴瑟
不調人所難言也忠烈為人父不能教子
義方使之夫不夫婦不婦以失正家之道
蓋亦於已有關乎奈何不自反躬不念幹
蠱之重欲以佳婦嫁與同姓之親乎綱常
天理於是大毀矣忠烈信用險小庸想離
間之計既沮忠宣還國又欲改嫁公主凡
所以傷骨肉之恩滅父子之親者肆行而

高麗志烈

莫之恤傳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
子不子忠烈之不君不父若是何暇責忠
宣之不臣不子乎

冬十月元遣兵部尚書脫脫帖木兒來捕吳
郁蓋不知郁已赴京也脫脫帖木兒見王屏
左右曰帝有命王雖離國必令迴還今已還
國此則可矣敢問王之入朝諸宰相以為可
乎王曰然時洪子藩在側不敢言使臣又曰
帝有命王之入朝欲言何事王不能對使臣
曰可與宰相商量子藩進言云云王乃對曰

吳邨及石胃父子多行不法聲聞于天我實不知然孰謂寡人不知爲此恐懼欲躬進天庭以聞耳○十一月元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翰林直學士王約來約謂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有利寧肯爲王國家地耶王泣謝曰臣老耄聽信儉邪是以致此今聞命願奉表自雪且請前王還國其小人黨與悉聽使臣治於是執宋璘囚于征東有數其罪曰汝勸王朝觀騷擾百姓一也汝父玠曾經禁錮帝之所知乃敢詐冒濫

高麗忠烈王

受朝命二也因謂王曰人之有疾得藥必愈今我之來誠王之良藥也遂與王至重寧宮入香閣謂宰臣金延壽曰聞有幸臣金元桂者誰耶時元桂在王側跪見使臣曰入國境有告者曰元桂奪人已媒之妻又奪軍官虎符與妻之兄弟請治其罪執而囚之又囚護軍崔洎中郎將黃允孫等嘗爲前主從臣又不赴都故也○塔察兒等囚吳邨兄弟二百右尹蕨承旨演正郎玠少尹連及妹夫中郎將赴深○塔察兒等令行有左右司鞠朴圭

等皆伏○遣齊安公淑請還前王其表略曰
幸緣早歲之忠勤獲忝先朝之釐降方初得
子鍾憐奚止於隋珠及至成人割愛令歸於
漢關既累生孫於帝側又曾尚主於日邊喜
極事乖情踈奸人以此從於膚受江忽有沱
如能辨其面欺玉何爲石不明由已可責在
臣况小邦久懷穰李之陰能保苞桑之業嘆
昔人之難復思佳婦之足憑

三十年

元大德

春正月甲寅慧見于奎○僉

議贊成事致仕伍允孚奉允孚世子爲太史局

高麗忠烈王

官精於占候經夕不寐雖祁寒盛暑非疾病
不廢一夕有星犯天樽日當有飲者奉使來
他日有星犯女林日當有使者來選童女皆
驗又善卜筮元世祖名試之益有名世祖親
征乃顏王欲率兵助征行至平壤先遣柳庇
既行使允孚卜之對曰某日庇必還而殿下
亦自此返矣至期王登聖容殿後岡北望久
之戲謂允孚曰汝卜得無謬乎使左右執之
允孚進曰今日尚未昏可少待有頃驛騎揚
塵而來果庇也庇至上謁曰帝有詔還兵王

益信之允乎性切直頗以國事爲已憂每因災異輒入告言甚懇至時政有可言即入諫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嘗告朔奉息寺太祖真殿既奠且拜且泣曰太相太相君之國事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懇類如此爲人貌醜寡言矣安平公主嘗謂王曰何故數引見此人王曰允乎吾之崔浩貌雖醜不可棄也後公主頗改容禮之嘗自圖天文以獻月者皆取法焉○塔察兒等流吳演金元桂等十人于海島釋末璘○遣金深如元表謝遣

高麗忠烈王

使來治吳邠之黨又請還前主○二月下中贊宋玠之子孫于巡軍獄初玠欲廢前主且謀改嫁公主恐事不濟以季女嫁帝乳母之子爲援其婿先自元送餞享王宰樞俱會孫行酒中贊洪子藩辭以醉不飲孫怒出不遜語子藩亦怒遂出孫厲聲曰復相子藩豈帝之所知乎宰相白王囚之子藩怒數日不視事○復用黃袍黃傘塔察兒王約之歸也言於王曰黃袍黃傘閣里吉思雖有異論朝廷未有明禁猶可復用王遂復之○囚內僚前

東監四十一

護軍宋均于巡軍初王以洪子藩之言表請
還前主前密直副使宋邦英前承旨宋璘等
惡前主說王作畏吾字書獻于帝沮之遂以
金寶印白紙十二幅授均託以請入朝至京
師凡可以沮毀前王者隨宜作書獻于帝會
帝不允入朝之請均不得施其計乃藏其紙
于度者福壽家乃還後郎將李承兩賈其紙
東還會塔察兒歸遇諸路取之還付承兩
幅曰汝歸以示汝國宰相即以其餘上中書
者且言均謀有官曰除吳郝石天補外亦有

高麗忠烈王

如此行詐者乎承兩還以告宰相白王囚之
○二月王命釋宋均宰相不肯使衛士召均
至宮門釋之○元遣兵部尚書伯伯劉學士
來王迎入行者伯伯傳帝旨問曰王嘗上衣
請還前王乎曰然曰又有以畏吾文字請沮
之乎曰不知伯伯顧屬宰相等為證使具書
王所言為咨文遂執宋均問曰汝用金寶紙
欲為何等事均曰王使均請入觀惟此一事
耳又問誰書畏吾文字乎對曰護軍田專也
以問惠惠不敢匿伯伯乃曰中書有欲奏請

遷前主表適畏吾文字出無署無印者官疑
之寢不奏王遷宮宋拜英宋璘等入說王使
承旨金子興持畏吾文字草本以示使臣曰
我倉卒承問輒以不知對既遷得此書於箱
篋但忘之耳實我所知也邦英等恐子興傳
之不悉遣其黨韓慎偕往伯伯怒問子興曰
王授泚草本時誰在王側曰宋邦英宋璘韓
慎在左右伯伯使子興書其言爲契又問宰相
相等曰王於行者與吾有言耶宰相等對不
云伯伯又書爲契王請冥使臣辭乃與王鞠

高麗忠烈王

邦英等干行者王出言若將赦之者伯伯曰
有臣如此不治其姦後將益甚遂出畏吾文
字本草以問宋璘曰書此者爲誰曰邦英鞠
邦英不服被縛乃服邦英璘之從兄也惠本
國人自先世入居遼陽內僚石天卿引爲腹
心起家至護軍生事誤國其惡有甚於金天
錫○夏四月伯伯等遷百官與書曰邦英等
志在患失欺罔君父無臣子之義請歸奏天
子丞正其罪使前王乃公主東遷國人之望
也於是伯伯劉學士乃與王議令大護軍夜

先且中郎將金童押邦英等送于元○韓希
愈崔有滄柳庇還自元有滄庇誦中書省有求
奏請前王表未獲而還○元遣衆知政事忽
憐翰林直學士林元來時吳彬石天補繫獄
于元而有有用事者肆爲姦欺無所畏忌故遣
二人來鎮遏之○五月置國學贍學錢初贄
成事安珣憂庠序大毀儒學曰表議兩府曰
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材今養賢庫殫竭
無以資教養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仟七
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養賢庫存本取息永

高麗忠烈王

爲教養之資兩府從之事聞王出內庫錢穀
以助之時有密直高世者自以武人不肯出
錢珣謂諸相曰孔子之道無害萬世臣忠於
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若是誰之教耶若曰
我爲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爾生徒則是不爲
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甚慚即出錢珣又以
餘貲付博士金文鼎送江南畫先聖及七十
子之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至
是珣請以密直副使致仕李惟典法判書李
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禁內學館及內

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七管十一徒諸生
橫經受業者以數百計○六月國學大成殿
成初元耶律希逸以殿字隘陋甚失泮宮制
度勸王重新文廟以振儒風至是乃成王誦
國學忽憐林元從之七管諸生具冠服迎謁
於道獻歌謠王入大成殿謁先聖命密直使
李混作入學頌林元作愛日箴以示諸生○
秋八月江南僧紹瓊來遣承旨安于器迎于
郊王率羣臣具禮服邀至壽寧宮聽說禪○
宋邦英宋璘及上護軍李宏遜自元王各賜

高麗獻忠烈王

衣時帝寢疾政在中宮宏兄官者福壽得幸
用事又帝乳母爲璘營救故邦英等賴以免
先是韓希愈與崔崇吳演等入內議事璘曰
別廳至是邦英璘亦與焉○遣密直司事高
世于瀋陽推刷人物內僚太護軍金儒護軍
金汝舟潛以書達前王事覺王怒杖之下巡
軍○冬十月元杖流吳郁石天補兄弟于安
西

三十二年

元大德
九年

春二月忽憐疾篤有爲之

進藥者忽憐曰汝國姦臣執命父子相圖故

帝遣我來監我若飲藥死其得無後言乎况
死生有命雖良藥奚爲竟不飲而卒○二月
以洪子藩爲慶興君咨議都評議司事韓希
愈都僉議中贊子藩復相綱縫調護欲使王
父子如初吳石王宋之黨惡之數短於王故
罷○賜儒士康慶龍穀時慶龍家居教授其
徒十人中監試來謁呵喝之聲音竟夕不絕宗
室益陽侯第在其傍果曰侯入見王問民間
事侯因自乏之王曰此老雖不在誨人不倦以
底于成豈曰少補哉命吏載穀就賜其第○

高麗忠烈王

夏四月內庫享王于壽寧宮賞花○名僧紹
瓊于宮中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中贊韓
希愈承旨崔宗入啓曰秘記云國君教南僧
必致覆亡之禍願殿下慎之不聽○五月淑
昌院妃享王○忽赤享王○六月僉議贊成
事鄭瑄李瑄內剛外和喜怒不形嘗掌銓注
一出於公雖近倖用事者稱肯于請亦不聽
○秋七月內庫永濟倉享王○上護軍秦良
弼還自元帝命王親朝賀正○冬十一月宰
樞享王○戊午王如元韓希愈王惟紹高世

金文衍韓慎知申事李伯超左副承旨吳演
鷹揚上護軍秦良弼等二十九人從行宋邦
英宋璘亦欲行曹頤白王曰二人得罪上國
不宜扈從上必欲私二人請入奏乃可名之
二人往頤家謂曰吾等不得扈行豈有沮之
者耶頤曰我實沮之二人至義州固請於頤
頤入白曰二人遠來難以還遣可使異路而
行王許之王之將入朝也前王恐王宋之徒
從至京師恣其兇謀乃請於塔剌罕丞相曰
當使洪子藩崔有滄柳庇金深金延壽從王

高麗忠烈王

以來丞相奏帝許之由是五人亦從行○命
右中贊金瑋權署行者事○十二月元放趙
仁規還謁王于遼陽以帝肯即除判都僉議
事○王至元館于前王邸

午丙

三十二年

元大德
十年

春正月壬寅朔王在元○

秋七月僉議中贊韓希愈衣于元希愈性樸
素豁達善射御有膽力從金方慶討珍島耽
羅日本皆有功家無畜積屢出餼於人嘗從
王出田每射輒中王賜馬亦不畜輒以與人
其平居治弓矢繕甲冑若臨戰陣年雖老每

月夜操長槍且走且跳曰吾力尚可用也
八月遣知都僉議金台鉉如元賀聖節時嗜
利之徒分朋作黨離間王父子情不相通台
鉉周旋其間一以至公人無間言○九月僉
議中贊致仕安珣卒珣與州人為入莊重安
詳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但順承惟謹不敢
爭嘗以養育人材與復斯文為己任且有鑑
識初見金怡自元恒曰後必貴又李齊賢李
異少俱有名名令賦詩觀之曰齊賢必貴且
壽異則不年矣後皆驗晚年嘗掛晦菴先生

高麗張忠烈王

真以致景慕之意遂彌晦軒其文章亦清勁
可觀及葬七館十二徒皆素服祭於路謚文
成○慶興君洪子藩卒於元子藩僕射瓘之
後性敏達魁梧俊偉材幹絕人自少人皆以
公輔期之金仁俊與子藩父不相能子藩誦
仁俊力辨仁俊曰異哉此子世亦有生子如
此者乎其在相府夙夜匪懈事有不谷於義
則輒固執必以己見為是雖位居其右者亦
莫敢矯之堂吏每白事皆畏縮不敢舞智子
藩既署則退喜曰洪公已領矣餘可易與耳

三爲首相論議持正有大臣風度然王信
任用不專罷相封君至是人朝謁丞相具言
王惟紹廢嫡之謀且欲奉一王東遷未就而
李丞相奏帝傳車歸其柩前王遣人祭之子
潘先喪母事父孝雖迫於官事不廢安有性
又好潔每更衣必盥手日沐浴夜必具衣冠
拜天謚忠正配享忠宣廟○初王在前王邸
左右聲言王欲與前王俱東遷王惟紹宋邦
英韓慎宋璘等使其黨宋均金忠義白王曰
前王不肖安而怨殿下有年殿下雖加慈愛

高麗忠烈王

適足以賈禍耳且殿下獨不念丁酉之事乎
會一日王因更衣出仕地折齒數日不能進
食惟紹等又乘間勸王移寓時寶塔公主失
愛於前王遷居于柅候司王亦徙舍於此惟
紹等自謂得計因乳母及宦者李福壽請前
王於皇后又請於左丞相阿忽台平童入都
馬辛曰前王素失子道不能與公主諧故我
王疾之欲以禿魯花瑞興侯璵爲後者非一
日矣爲前王計誠宜悔過自新以供子職昨
我王舍於其邸而又不謹侍奉至使仕地折

齒我王雖欲勿怒得乎往者前王自願為僧
而有官不聽今若使之祝髮令璵繼尚公主
則可以副我王之志也阿忽台入都馬辛皆
許之璵貌美王使之衣袿服數往來以觀公
主公主素不謹行每與內僚諸人亂前王益
不屑故遂屬意於璵崔有滄言於王曰殿下
在本國未祭於景靈殿乎聖祖及親廟之
主其時容具在若瑞興侯立追王其祖櫛兩
原始陽二侯入柎則殿下親廟之主不容不
遷矣殿下千歲之後寧能信其不爾耶高宗

高麗獻忠烈王

元宗臣皆及事之今老矣不忍一朝忽焉不
紀臣若不諫無以見先主於地下矣王慘然
動容者久之丁日惟紹等見右丞相谷刺罕
以王言讚前王谷刺罕曰益知禮善化王世
祖之甥也寶塔公主亦宗室之女也改嫁廢
嫡於理安乎惟紹復讚之如告阿忽台谷刺
罕曰瑞興侯亦王之子耶曰否曰誰出耶惟
紹未能對退問於崔有滄有滄曰子亦宗室
宜自知之矣惟紹等謀既洩洪子藩等五人
誦中書言惟紹等離間王父子逆理亂常罪

莫其焉有官名王父子面詰之遂執囚惟紹
等四人未幾高世金文行秦良弼白王曰臣
等負羈繼於此為日已久無所報効但願奉
殿下東出齊化門王曰我聞前王遣人於淮
頭驛要我渡河而沉之我雖老獨不畏死耶
世等乃與從臣七十人上書中書有極論惟
紹等罪狀且請奉王以還者官奏之於是設
宴餞王又累進驛馬以侵行王無以為計乃
飲藥致痢疾自夏至秋不起潛遣人誦行在
請與公主俱歸阿忽台以奏皇后曰翁與婦

高麗忠烈王

備行可乎必不得已則我且遷都備車帳以
送亦未晚也公主聞惟紹等被訴怒甚名文
行杖之又使人守戶凡署名告狀者禁其出
入王所於是諸從臣皆離散曹頤最先去惟
秘書丞李兆年內豎崔晉侍

三十三年

元大德
十一年

春正月王在元○二月宰

樞遣郎將康楛如元告糶○前王遷王於慶
壽寺時成宗皇帝崩前王與皇姪愛育黎拔
力八達太子及右丞相荅刺罕等定策迎立
懷寧王海山為帝奉太子肯捕王惟紹宋那

英宋璘韓慎宋均金忠義崔洎及其黨惡者
囚之於郾遷王於慶壽寺以崔有滄爲僉議
中贊柳庇李混爲贊成事金深爲參理許評
判密直司事金迎壽金台鉉知密直司事金
文衍同知密直司事尹珩吳漢卿爲密直副
使朴承功羅允材爲三司左右使乃以從臣
權漢功崔實主選法王所任使者悉罷之以
其所親信者代之除授者八十餘人皆出於
請謁使漢功實賚批判啓王行印而已自是
王拱手而國政歸於前主遂遣文衍等宣批

高麗忠烈王

判逮捕惟紹之黨及有宿憾者於是文衍囚
中贊致仕宋玠等三十六人籍其家而流之
其餘或杖或流者數十人前王又檻送內監
金洪守等斬于市

臣等按王惟紹等離間王父子之罪固所
當誅然讒人之離間父子者夫豈無自而
然耶忠宣流父王近臣殺父王孽其傷父
王之心失子道者既多至是王之父子俱
在上都谷樹黨援自相傾軋至於逼遷父
子之變於斯極矣嗚呼父雖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忠宣不能改行自新移怒於父王
左右之臣而盡誅之是可忍乎恭書曰子
不祗服厥父事大傷厥孝心于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其忠宣父子之謂乎

夏四月前王誅瑞興侯璵王惟紹宋邦英韓
慎宋璘宋義崔洎等籍其家父子兄弟皆沒
為奴慎子女驛戶初璘妻兄前雞林尹李僕
寄璘書曰願努力使王父子如初毋誅人邪
說以自誤璘死前王得其書嘉之拜僕為密
直副使○元遣王還國因署行有以鎮撫○

高麗忠烈王

五月元遣平章撒勒帖木兒學士郭貫來鎮
之○丁丑王至自元入御淑昌院妃第○六
月國學大司成致仕尹諧奉諧初調尚州司
錄人有私其妹者時父早諧曰殺此人天乃
兩長官不聽諧乘馬立道上出其人數罪乃
以石壓首即死天雨二百後入內侍從王入
觀掌行李供用之貨及還歸其餘于國驢人
稱其廉性抗直不畏豪執臨事果斷人不敢
欺家貧饋鬻不繼煎豆充飢而已○秋七月
典理軍簿更定選法先是前王命二司分掌

文武選判事判書同議陞黜其餘議密直有
缺必須馳稟於我乃行宣麻時除授之命皆
出前王故王欲不聽二司之奏承旨等進曰
此爲前王之命不可不聽強之三再二王雖有
不徧於心亦不可否但領之而已○八月竄
故中贊韓希愈之子倫于嘉州復其吏役希
愈本嘉州吏也王自復位以來王惟紹等用
事離間王父子希愈自以謂茲述行伍位至
宰輔感王之德惟王意是順略無規諫前王
謂希愈黨王宋深以爲憾○元遣前王從臣

高麗忠烈王

知監察司事崔實來加冊王爲純誠守正推
忠宣力之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
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王
賜寶衣一襲銀三行○遣中贊崔有滄如元
賀登極○典法判書李瑱上書前王曰殿下
樹勲帝室騰遇日隆誠宜有功不伐居寵若
敬憂與朝臣和如水乳名器至重不可輕也
無功之人不可忘授況延及其族當率其詐
稱父主之賜竊府庫錢穀者人皆疾之不可
不察其賜給士田除有功外一切收之官冗

負多糜費廩祿除六部尚書外餘悉併省比
年旱荒民皆艱食宜罷不急之役嘉納之超
拜政堂文學○九月王以前主誕日宴于壽
寧宮○冬十一月以前主命遣直史館尹頌
奉先代實錄一百八十五冊如元時人皆不
可曰祖宗實錄豈宜出之他國乎

臣等按實錄紀祖宗行事之跡其善惡得
失秉筆者直書不隱其間豈無為祖宗為
國家者可諱者耶有可諱者則雖後嗣子
孫尚不可忍見况可使聞於他國乎今忠

高麗忠烈王

宣命儒士為撰先代實錄為保其不虛美
隱惡有所增損者乎是則實錄非實錄也
其可以此而獻諸天子暴白於天下乎自
古列國諸侯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未聞有
出之邦域之外者何忠宣之不思也

十二月前王遣摠郎李蒼來曰子聞諸司負
吏怠於供職務行非理自今每於月終考覈
賢否勤怠以聞

申戊
三十四年 元武宗至
大元年

春二月元遣使來頒改
元詔○燃燈大會侍臣上壽王酬之謂曰今

日觀燈是吾畢竟事卿等宜無辭侍臣皆爲之盡觴○夏四月平壤君趙仁規李仁規原郡人自少穎異學蒙古語以未能出於儕輩閉戶三年晝夜誦書遂知名每有奏請必遣仁規凡奉使者三十專對之功頗多然多聚田民致富加以國舅權傾一時子塔皆列將相及遭疾子弟迎良醫診視仁規曰吾茲迹行伍官至極品年踰七旬死生有命安用醫爲時諸子在元唯璉侍疾謂曰汝家兄弟姊妹且凡人慎毋忿爭取笑於人自家而國

高麗忠烈王

此理可循待汝昆季來其具訓之永爲家法然其女爲廉世忠妻與驅奴裴三通醜聲流聞○五月丙寅王不豫移御金文行第○知密直司事朴瑄還自元帝以前主安策功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駙馬都尉進封瀋陽王又令入中書有參議政事賜金虎符玉帶七寶帶碧鈿金帶及黃金五百兩銀五千兩皇后皇太子亦寵待所賜珍寶錦綺未可勝計○前主改官制遣李混崔鈞等來宣官制及批判超資越序者皆近幸權

教世家舊官俱退閑○六月元遣使禁諸王
駙馬私給驛馬劄子○秋七月室樞會慈雲
寺有人投匿名書曰中護李混誦前王所議
選法陞擢二子其餘所舉多親戚故舊誣上
行和不宜任用混大慙○丙寅王疾篤遣禮
賓尹韓連以報潘主○己巳王薨於棟孝寺
遺教曰不穀荷天地祖宗之佑濫處王位于
今三十有五年矣其間國步多艱民不安業
邪佞併進忠良自退斯皆不德使然心甚愧
焉然幸得受天之佑享年七十有三今遇沉

高麗忠烈王

痾累旬未差但思一見潘陽王嘗寄書復來
太期奄至豈容相待噫有生有死理固然矣
父傳子受匪今斯古祖宗基業邦國機務一
切悉付潘陽主惟爾臣僚各守爾職以待王
來傳子遺訓毋致遺失王嘗與大司成金壇
祭酒李松縉等唱和有龍樓集行于世

史臣曰當忠敬之世內則權臣擅政外則
強敵來侵一國之人不死於虐政則必殲
於鋒鏑禍變極矣一朝上天悔禍誅戮權
臣歸附上國天子嘉之釐降公主而公主

之至也父老喜而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太平之期王又再朝京師敷奏東方之弊帝既命允名還官軍東民以安此正王可以有為之日也奈何驕心遽生耽于遊畋廣置鷹坊使惡小李貞輩侵暴州郡溺於宴樂唱和龍樓使僧相英等昵近左右公生世子言之而不聽宰相臺者論之而不從及其晚年過聽左右之譖至欲廢其嫡而立其姪其在東宮雖日朋習典故讀書知大義果何用哉嗚呼靡不有

高麗忠烈王

初鮮克有終非忠烈之謂乎

辛未遣僉議評理金利用如元告喪○八月壬子前主自元來奔喪王在途星行十餘日乃至詣殯殿入哭設奠百官以玄冠素服侍立○甲寅王詣景靈殿告嗣位遂即位于壽寧宮受羣臣朝賀班序尚右禮未畢天大雷電雨雹既霽僉議司享王諸宰臣以下皆獻白馬○九月賜養賢庫銀五十斤令執文館名致郡縣有茂才者給牒任以訓導○杖讞部議郎韓仲熙於官門人莫知其罪既而名

仲熙慰撫之○庚午幸神孝寺為帝祝釐○
戊寅幸神孝寺遂幸王輪寺住持仁照進茶
繼以肉膳○命甄文詞伯吳訶等改諸官及
內僚官名○幸龍化池中護金深享王○飯
僧尼二千二百餘人於壽寧宮○百官賀王
誕日各獻茶果典儀寺闕獻書雲觀只獻梨
一器徵典儀兼官李彥忠書雲提點崔實各
銀一付○冬十月貼榜中門曰除王輪住持
仁照龍巖住持用宣仙巖住持若宏及崔儒
權漢切金之讓金士元崔實相願吳玄良姜

高麗忠烈王

邦彥李珍姜融趙通曹頤曹碩崔玄鄭子羽
崔仲公文帖李伯謙外餘人非特名不得入
○謁高陵以下地不吉囚相地者密直副使
致仕姜軒故贊成事伍允孚塔姜羨及外孫
二人于巡軍遂如新陵賜酒護作官及工徒
祭之○樂浪君金瑋邀王享于男山書齋於
是宰樞僧徒日進膳爭極豪侈○瀋陽路人
享王○有司議上太行王謚王不可曰有上
國在我且請之竹冊玉冊亦合於禮乎於是
但上號曰純誠守正上界大王○丁酉葬於慶

陵靈柩初發王衰麻經手擎香爐步至千川
橋乃乘肩輿至山陵葬訖太臨乃還釋服舊
例中丞署名封玄宮俗傳封陵者不吉是日
執義李彥忠辭焉王命執義崔誠之押封且
曰前程不在我乎誠之即實也

臣等按八月壬子王來奔喪十月丁酉王
釋服其間喪葬之事一不書策或食肉或
受享窮極奢侈之事特書再書不一書而
止其於古先聖主制喪之禮知何如哉王
之於大行生不能事之以禮死又不能盡

高麗忠烈王

其誠生死之間俱失子道於忠宣何足責
哉

元皇太子遣使賀即位○王名諸道務農使
李厚陵希執員崔伯倫等諭之曰子所以置典
農司者欲法漢常平倉與民糶糴以周其急
非以私之也且國無二年之蓄國非其國如
有緩急梓索於民欲民之無怨而集事得乎
凡民匿于豪強之家者日益富逸子遺殘民
困於賦歛此專是奉使者徇私背公之致也
予甚憫之爾其各體予意痛革其弊其有不

從者隨其可犯處決然後申報僉議府○宰
臣元灌享王於壽寧宮○丙午幸安君許
琮第置酒為琮入宅也是日納故平陽公眩
之妻許氏彌曰順妃○己酉王丞淑昌院妃
先是王祭殯殿遂幸金文衍家與淑昌院妃
相對移時人始誅之至是復幸文衍家丞焉
妃文衍妹也翌日監察糾正禹倬白衣持斧
束蒿上書敢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倬厲聲曰
卿為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其罪
耶左右震慄王有慙色未幾進封為淑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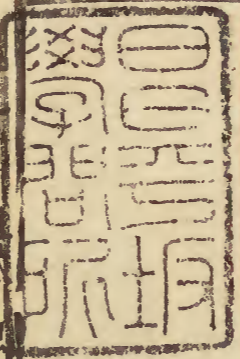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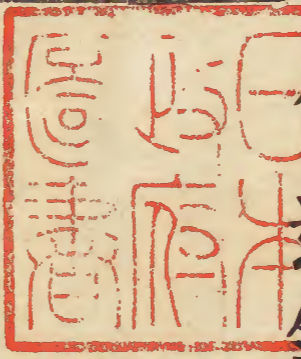
高麗志烈王

臣等按忠宣之不禮於淑昌非人臣所可
得而論說倬抗疏敢言自分必死無一毫
顧籍心王為之動色左右亦皆震懾千載
之下亦可想見其人而孤忠峻節卓乎不
可及已

元遣使來冊王為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高
麗國王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
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元遣使來宴王○十
一月甲子命停入關會王自前月己酉移御
金文衍家淑妃日夜嫵媚百態王惑之不親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聽政因有是命○壬申王加元命齊安大君
淑權署征東省事○閏月禁外從兄弟通婚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一



高麗忠烈王

